

# 中国的

中国的亿万富翁——李延国报告文学选

# 亿万富翁

人民文学出版社

● 走出神农架

● 中国农民大趋势

● 在这片国土上

● 中国的亿万富翁

● 黄河祭

● 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

# 中国的

中国的亿万富翁——李延国报告文学选

# 亿万富翁

- 走出神农架
- 中国农民大趋势
- 在这片国土上
- 中国的亿万富翁
- 黄河祭
- 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



责任编辑：胡玉萍 丛培香

封面设计：柳 泉

## 中国的亿万富翁

Zhongguo De Yiwàn Fùwē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343,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5  $\frac{3}{8}$  插页3

1991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040

ISBN 7-02-001276-0/I·1175 定价7.55元



作 者 像

## 序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嘱我将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习作选辑成书，这使我有机会重新回顾一下昨天的岁月。

那是一个激情与理智碰撞的年代；

那是一个宁静与喧嚣交融的年代；

那是一个英雄与恶魔混杂的年代；

那是一个欲火与理想同时燃烧的年代；

那是一个功勋与罪恶竞相建立的年代；

那是一个天堂与地狱都敞开大门的年代……

当初我们曾是怎样怀着些许新奇、些许惊讶走进那个崭新的年代，改革的巨轮在神州大地上隆隆滚过，它那雷霆万钧的气势以及在古老大地上引起的摩擦和碰撞是那样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耳膜。一个沉睡了几千年的精灵在青纱帐覆盖的黄土地上醒来了，它在无数双渴望生活的炎黄子孙的目光里闪动，遥远的大洋彼岸传来了文明的召唤，于是，一曲历史上最为悲壮的黄河纤夫曲响彻在天地之间，那是由十亿人组成的纤夫群，他们在历史长河的转弯处拼尽全力，让纤绳深深地扣在他们的肩膀上，牵动着中国改革的巨轮绕过激流险滩，去追赶着现代文明。纤夫们背着爱、背着恨，背着困惑、背着希冀，背着风雨、背着阳光，背着历史留下的重负也背着生命顽强的歌唱，前进着、前进着。

我听到了一个民族沉重的喘息声和脚步声。

我在那众多的纤夫里辨认着我的朋友们：

大火烧毁了工厂，烧死了老厂长，废墟上屹然站起来一位年轻人，他用那青筋崩起的手力挽狂澜，在古老的黄河滩上建设起一座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新工厂，和他那些年轻的朋友们成为工厂的主人；

为了寻求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途径，身陷囹圄而志不屈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用怎样执著的精神在逆境中完成了他的《政体论》，然后到黄河畔焚书还愿，告慰为真理而献身的战友亡灵；

生长在张飞吼得水倒流的当阳桥头的转业军官，用破釜沉舟的精神破除“官本位”观念，养猪起家，发展成“百万富翁”，而自己仍然过着清苦的生活，继续艰苦奋斗；

引滦入津水利工地上，浮雕般凸现着总指挥那果决、刚毅的面孔，凸现着残手将军在险象环生的掌子面上的指挥若定的身影，凸现着替病重的丈夫走下隧道去拼搏的营长妻子的绝世风采，凸现着为大局忍痛迁离故土的农民的古铜色的脊梁……；

汽车城和海上油田的决策者和劳动者们则毫不犹豫地敞开胸襟，接受现代工业革命的锻打，让大海的浪涛淬炼着他们的思维，为了给古老的中国装上引擎和注入强大的马力，唱出一曲曲奉献者之歌；

能忘记故乡吗？在那里昂起了多少骄傲的头颅，他们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宿命，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着传统，创造出丰硕的果实和无数人间奇迹，童年的朋友由“庄户人”变成了农民企业家，由“吃救济粮的”变成了共和国的纳税人……

他们都是我的平凡的朋友，但他们却参与了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改革。改革，对于政治家是一种政治行为，而文学工作者却在那里寻找激情，因为在那里不仅迸射着一个民族最绚丽的希望的焰火，同时也激扬着生命的个性魅力。没有激情的生命，无疑于兵马俑。于是，在整个年代，报告文学作家追寻着生活的激流，紧跑慢跑，企图把发生在这个年代里的每一个奇迹，每一场变革，每一声歌哭，每一点思考都记录下来，去塞满书库。而岁月如梭，逝者如斯夫，作家干涩的笔永远追赶不上变革中的生活，不等作家看个仔细，新的生活浪头又扑来，昨天那活泼的生活转瞬间便凝固了，变成了一个严峻的名词：历史！它不可能重演，也不可以修订，它用铁的事实铸造成镜子，供后人去借鉴比较。

不，那个年代的激情并没有偃息，那经济特区里拔天而起的摩天楼群，那古老城市里宏伟的立体交叉桥，那现代化工厂里的长长的流水线，那偏远山村里轰鸣着的锻锤，都是一个民族内心激情的物化。改革充满了曲折，但它却不会停止，人民的激情正在向新的时代延伸，他们并且学会了在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完善着自身，因为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人。

史学家仍然在史实上抠着字眼，作家照旧到改革洪流中去捕捉激情，因为那是人的太阳在大地上所投下的光焰。

我不知这本选集是否容纳了我这份小小的愿望。

借这本选集出版之时，我谨向我的这些作品发表时付出了心血的责任编辑致以深深的感谢；同时也感谢报告文学评论家对我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上所作过的中肯批评。

作 者

1990年12月

## 目 录

|                 |     |
|-----------------|-----|
| 序.....          | 1   |
| 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 | 1   |
| 黄河祭.....        | 27  |
| 中国的亿万富翁.....    | 78  |
| 在这片国土上.....     | 84  |
| 中国农民大趋势.....    | 109 |
| 走出神农架.....      | 380 |

# 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

楔 子

泉城北郊的黄河沿儿上，有一座普通的小工厂——向阳化工一厂。前几年一场大火伤亡了62名干部、职工，成为建国以来全省罕见的惨重事故。事故后废墟上站起来一个小厂长，竟把厂子整治得井然有序，花园一般，连年都为国家捧上百万元的利润，目睹者无不称奇。

这位厂长上任时二十七岁，加之他身膀骨又生得瘦小，远不像“样板戏”中的英雄那样威武高大，所以人们都在“厂长”前面冠之以小字。尽管如此，他却有一个颇气派的名字——周大江。

笔者不是画家，却愿以文学的色彩和线条，为年轻的企业家涂一幅小肖，呈献读者。

开头难，我就从周大江的头上“画”起吧。

## 一 他年轻的额角映着火光

1978年1月31日下午，堆积凌乱的银粉车间突然红光一闪，雷震动地，奔窜不羁的火龙驾着烟云，扑向机器，扑向原料，扑向厂房，扑向生命……

火龙的呼啸，救火车的尖笛，伤员的哭叫，救火的职工们的

呼喊，撕心裂肺，盖住了古老黄河的涛声……

大火随晚霞隐去。上千名化工一厂的家属被挡在黄河二道坝上，妇女抱着婴儿，老人拄着拐杖，恋人噙着泪珠，一双双目光向那熠熠余烬里望去，寻觅着自己的亲人……

年轻的车间主任周大江用嘶哑的喉咙在人群里呼喊，老厂长方锡令，现在该是老头儿出来安顿人心的时候了。

“厂长——”

没有回声！

——他卧在十几具黑色的躯体中，永远不能回答这个年轻人的呼喊了！

“书记——”

没有回声！

“副厂长——”

没有回声！

“副书记——”

没有回声！

……

余烬的光谱照射着年轻人的面孔。他留着短短的小平头，眉心上聚着川字结，额角上凝结着一片褐色的血迹，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负的伤，也不曾感到过疼痛，刚才大火把这个二级工推到了指挥员的位置上。他打电话向上级报告火情；向消防队员介绍情况；和工人们用连椅抢救伤员……此刻，他的哭喊使伤口又溢出鲜血，合着泪水一起流下……

火场一片悲恸！

周大江紧紧咬住下唇，慢慢仰起带血的头！余烬的火光闪烁在他的额角上，他像一尊棱角分明的雕像，站在火光中，对面

的残墙上显露出几条旧标语，

“造反有理！”

“彻底砸烂……”

.....

## 二 两只奇怪的耳朵，有时 迟钝，有时敏锐……

周大江面前站着区工业局副局长宁继仁。矮子里面拔将军也好，“山中无老虎”也罢，区委派宁继仁来呼唤这个年轻人，

“大江，把厂里行政、生产这一摊子挑起来吧！”

“我？”周大江脸上流露出一不安，“我太年轻……”他用嘶哑了的嗓音回答。

别人这样说，他自己也这样说。

年轻，已成为一种自卑的理由。

1921年，登上南湖红船的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有10名代表的平均年龄才28岁，经过了50多年的战斗历程之后，让一个27岁的共产党员来当一名区办工厂的厂长，竟连自己也感到不通情理！

多么可悲的老化——脸皮皱得像橘子皮一样的演员去扮演黄花少女；胡子拉茬的小说家去领“青年文学奖”；当了奶奶的人担任共青团书记……

宁继仁说：“你考虑考虑吧。好多天没回家了，你先回家去看看吧！”

周大江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家中。

“不行！你不能干，500多口子，再起一次火，烧不死你也得

坐班房！”爱人小徐嘟囔着。

周大江仿佛没听见，一个劲地吸烟。

“托托门子换个地方，不在这个‘火葬厂’干了，听见了吗？”

周大江阖着眼睛。

“不为你自己，也要为俺和孩子想一想啊！”

小徐搂着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孩子唏嘘落泪了。起火那天，她曾发疯一般地向厂里奔去，在黄河二道坝上被消防队员拦住，她望着大火，望着救火的人群，望着抬下来的伤员，心碎了……

“你耳朵聋了吗？”

周大江没有聋——睡着了。连日来不分昼夜的奔波，他已经疲惫不堪。

他一只耳朵贴着枕头，一只耳朵用被子压上，他什么也不要听，他要甜甜地睡一会儿，去追寻他失去的玫瑰色的梦……

那红红的是什么？火焰一样飘着的？红领巾！那是他生命染上的第一片红色。他戴着它和同学一起在街上扶着瞎眼的老公公走过马路；到菜场帮助阿姨们运菜；把拾到的一个铁钉送进勤俭箱……。他戴着它走遍泉城几十座学校，介绍少先队学雷锋的经验。上中学的时候，那飘动的红色又聚结成一枚团徽别在胸前，他是新班级里的第一个共青团员。他的年华已经像春花一样艳丽地开放，他面前展现着奇光四射的彩虹……

陡然，红色的团徽变成了红袖标。他戴着红袖标，举着红皮书，喊“造反有理”，跳“忠字舞”……倏然，他又成了“黑老保”。他逍遥了。青春的活力在脉管里沉睡了。

带着那破碎的青春之梦，他溅落在这个黄河边上的区办小工厂。这个厂原来只生产一些“黑肥皂”之类的小玩意儿，后来

逐渐发展成生产银粉浆的化工厂。活儿又脏又危险，到这里来的大都是没有门路的“知青”。周大江却不嫌它，他听着机器的运转声要比空洞的政治口号更有趣味。后来，这个学徒工当了铆焊班长。他成为机电车间主任的时候还是个一级工，指挥着那些工龄比自己年龄还大的师傅……

“呜哇——呜哇——”

远处的救火车笛声切碎了周大江的酣梦。

“你翻腾什么？”爱人醒来。

“救火车！你听？”

他披起衣服跑下楼去，看到救火车是和他的工厂反向驶去才回到屋里。爱人看到他那副紧张样子说道：

“哎，你那耳朵俺服了，俺说了一晚上你没听进一句，救火车呜哇一声就勾了你的魂儿！”

周大江没有吭声，对着窗口站了一会儿，转身靴帽整齐地披挂起来。

“深更半夜往哪去？”

“去厂里。”

“天还不亮呢！”

“睡不着了！”

“我不同意你干，听见了吗？”

他好像没有听到，开门扑进了夜色之中。

### 三 小小的肩膀向上挺着， 呼啦啦扛起一面大旗

“化工一”废墟的焦糊味还没散尽的时候，区委会议室里汇

集了50多名厂长，落实全年的生产指标。最后，工业局长用浑厚的嗓音喊着：

“化工一，你们谈谈吧！”

50多双企业家的眼睛，陡然都向一个角落里望去，那里，挺起一个小小的肩膀。

“向阳化工一厂保证按原计划完成全年生产指标。”

周大江的发言把会场轰动了！

有的摇着白发斑斑的脑袋：“这小人儿，说出这么大的话，两年内能恢复了元气，就算不错了！”

有的用缺牙掉齿的漏风嘴说：“我从鸭绿江跨回来那工夫，他还没出生呢！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人，怕要吃些大苦呢！”

这些善意的怀疑，周大江都看在眼里。

会后，周大江沉思着登上了黄河二道坝。他看到自己的残破不堪的工厂，静悄悄的，像一个人停止了呼吸。在那里等着他的是问题堆起的大山：要妥善处理伤亡职工的善后工作；要改建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厂房设备；要尽快恢复生产秩序……可是，最最紧迫的莫过于恢复被大火烧毁了的信念！这次火灾，是建厂以来大小加在一起的第11次火灾。氮气，氢气，氧气，是厂里人视之如虎的“三气”。可是，目前最致命的是另外“三气”：泄气、丧气、叹气。工人们逃难似地纷纷设法调换厂子；分配来的新工人，下三次通知到不齐；原来和“化工一”恋爱的大嫚，抛开了山盟海誓，另走鹊桥；街上舆论更是可怕，伤亡数字像滚雪球越滚越大，甚至说向阳化工一厂被烧得没有人了！

人凭志气虎凭威。得想个法儿把士气提起来，把社会上的舆论扭过来，变“三气”为神气！骨气！志气！500号人，有300多是进厂不久的小青年，干嘛不神气？

周大江找到副厂长王延文：“老王，去借它8辆汽车，加上自己的两辆，把全厂伙计们拉上，绕着全城转一圈儿，来个游行示威，免得外面再说咱化工一死绝了！”

乍看起来，这行为似乎带有年轻人某种恶作剧的意味，可是，在他这个年纪，又怎能没有些童心呢？（记住，他不是小神仙）前些年搞“大批判”的时候，他也会背着老厂长端着茶杯和工人划过拳（而且划得相当漂亮），他也会因为漂亮的女会计不给他们业余球队多报误餐费而去扎破她的自行车胎……。而今，漂亮的女会计已被大火无情地毁坏了面容，瘢痕和痛苦凝结在一起，永远不能再回到她的会计室来了，老厂长再也不会管他划拳的事，恶作剧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游行那天，除了医院的伤号全来了。10辆大卡车，车身上刷上通红的大标语。出发前，周大江站在400多名经过烈火洗礼的工人面前，站在400多副年轻的肩膀前，他扬起尖尖的下巴颏，像列宁在1918年那样演讲着：

“大家伙把头抬起来，把胸脯子挺起来，今天我们让全市的父老们看一看，向阳化工一厂还没有完，我们人在志气在，决心把厂子重新建起来！上车！”

说罢，他把一面写着“向阳化工一厂”的大旗呼啦啦扛在瘦小的肩上，像攻占高地的勇士一样，倏地跳上了打头的汽车，就像他三年前站在党旗下那样庄严……

沿途的群众真的被震住了：

“想不到，‘化工一’还有这么多小伙子！”

有的知道他们挺过来不容易，在路边直抹泪水：

“厂子烧成那样儿，真难为他们了……”

本厂职工的妻女们更是远远地跑来，用目光，用手势向亲人

祝愿，助威……

此刻，春风已经吹醒了路边的杨柳，饱含着生命活力的叶芽，已经向隅吐绿了……

#### 四 手、崛起力的线条， “三板斧”砍得好

周大江那小手掌长得真不起眼，短短的，瘦瘦的，看上去恐怕连鸡也捉不住，可是当你细看时，会从那崩起的青筋上看到力的线条，当年他曾是济南十五中乒乓球队的“种子选手”，善握横拍，大板扣杀。（中国第一个世界女子乒乓球冠军邱钟惠，曾到学校里手把手地教过他进攻型球艺。）而今，他上任后咔嚓三板斧也砍得够漂亮。

第一板斧，砍掉了过去的“席棚子”。

所谓“席棚子”是过去土法上马的简易厂房。长期来，我们在企业管理中把先进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拒之门外，以“土”为荣。“化工厂”大小11次火灾，也就足以说明这“土”的“优越性”了。周大江提出“拆掉席棚子，文明搞生产”时，有些人还想不通，劝周大江说：

“当初好不容易盖起来的，还能用，就凑合着早日开车吧！”

周大江说：

“我们不守旧摊子，要创现代化！暂时生产受些影响，日后就看到收益了！”

“背水结阵”，席棚子一律砍掉。全厂铺成水泥地面；重新改建电气线路；全部更换防爆电机；银浆车间仪表化、自动化……

新的规划上级一批准，马上兵分三路，投入战斗。

带兵需将才，在用人问题上，周大江又砍下了第二板斧。

大火之后，全厂4个车间，6个科室，损兵折将，大部分头头都损失了。

多年来，我们有着许许多多舍生忘死的英雄，却少了高瞻远瞩、精明强干的企业家；我们有各种培养人材的学校，唯独缺乏培养做为国家经济基础的骨干——企业管理人材的学校。

损失这么多的厂长、科长、车间主任从哪里去调呢？区委要他们就地取材。可是，这些进厂不久的年轻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大学生的，没有一个经过专门训练的技术员——这是十年浩劫在文化上给留的废墟啊！

周大江啊，周大江，你能变戏法儿变出干部来不成？

周大江不会变戏法儿，但却慧眼识人——

王立荣不行吗？他平时不言不语，可肚子里有板眼。在有些人鄙薄技术工作的时候，他利用业余时间去山东工业学校当旁听生，风里来，雨里去，常常啃块冷馍充饥。安装球磨车间，他组织严密，计划周到，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生产科长材料吗？

电工出身的唐晓众不行吗？他年龄小，有些调皮，可是身上有一股子“虎气”，打架成风那阵子，他曾和外面来干活的小伙子们对阵，三战三捷，厂里的“歪脖子树”，见了他都畏三分。这次他被大火烧伤，住进了医院，女朋友为此告吹。小伙子没在乎，伤势未愈就吊着绷带跑出医院，回车间扛起了大梁。搞企业也像打仗一样，将领的性格决定部队的作风素质，目前厂子恢复生产正需要这样的“虎将”。他筹算精明，是个很好的厂长助手。

王冠兴不行吗？这小伙子经常搞些小革新，他曾提议把车间搞成自动化，仪表化。他可以当一个好的自动化车间主任。